

# 幸福感符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幸福感符号研究至今未正面进行过,符号学只讨论过幸福感的反面——焦虑。幸福感可以定义为:幸福感是主体在符号自我意义被确认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符号自我可能上下移动,幸福感是动态分层的,自我在符号矩阵体中螺旋式上行或下行。幸福感的获得遵循五条基本原则:动态原则指符号自我作纵横移动致幸福感不断变化;比较原则指符号自我在反复比较中自我调适;交互原则指自我与他者、对象、元自我在相互比较中对话、调整、改变;现实性原则指符号自我的确认需要有现实作为参照;价值吻合原则指幸福感遵循符号自我的意图定点规律。西方哲学史对幸福的讨论繁琐,基本上都在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内进行,但是都能在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解释。幸福感符号研究可以解决自我危机问题,有助于找到自我的精神核心,完成自我重建。

**关键词:**幸福感符号研究;符号自我;动态分层;幸福感符号矩阵体

**中图分类号:**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2)12-029-033

## 一、幸福感符号研究的现状

幸福感符号研究是一个新课题,至今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幸福感符号研究属于应用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涉及多门学科。幸福感符号研究至少与如下几个领域密切相关:主体符号学、存在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精神分析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感情符号学、认知心理符号学等。这些学科大都还处于探索、建设阶段,因而作为综合性较强的幸福感符号研究更是乏人问津。芬兰符号学家塔拉斯蒂在《存在符号学》(魏全凤译,尚未出版)一书中用了专门一章讨论焦虑,涉及幸福感的反面,在事实上对幸福感符号研究的进行起到了推动作用。对焦虑或与之接近的情感进行符号学分析的还有格雷马斯讨论愤怒、不满、不高兴<sup>[1]</sup>; Jay Meddin 讨论符号、焦虑与宗教仪式<sup>[2]</sup>; Shands Harley C 讨论诗歌、身体与符号关系中的焦虑<sup>[3]</sup>; 谢少波对中国现代性焦虑进行符号学分析<sup>[4]</sup>; 万

资姿讨论符号异化与焦虑根源之关系,等等。对焦虑的符号学讨论是进行幸福感符号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虽然如此,幸福感符号研究仍然紧迫而充满挑战性。哈佛大学塔尔宾·夏哈尔(Tal Ben-Shahar)开设的幸福课(Positive Psychology)2006年成为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幸福课的成功案例说明现代人对幸福具有理性认知的强烈需求。夏哈尔教授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幸福的,对幸福的更科学的符号学讨论却亟待开展。通过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 外文期刊网检索题名包含 semiotics 的文章数 3242 篇。通过 CALIS 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检索的以“幸福”为标题的中文图书 661 种,西文图书 1 种,日文图书 176 种,以 happiness 为标题的中文图书 59 种,西文图书 41 种,日文图书 1 种。题名包含 semiotics 的中文图书两种,西文图书 63 种,日文图书 8 种。题名包含“符号学”一词的中文图书 36 种。通过中国知网检

**作者简介:**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符号学。

索 1980 年至 2011 年题名包含“符号”的文章 30614 篇,同时包含“幸福”的文章仅 10 篇。题名包含“符号学”的文章 2556 篇,同时包含“幸福”的 0 篇。主题包含“符号学”的 8815 篇,同时包含“幸福”的 40 篇。上述文献无一部真正从符号学角度讨论幸福感。Howard A. Smith 所著的 *Psychosemiotics* 和 MattiKeinanen 的 *Psychosemiosis as a Key to Body—Mind Continuum: The Reinforcement of Symbolization—Reflectiveness in Psychotherapy* 是关于心理符号学的研究,与精神分析靠得更近一些。心理符号学或精神分析符号学可以被看作幸福感符号研究的基础研究,但与幸福感符号研究不能等同看待。幸福感符号研究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亦能拓展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且可以将符号学研究应用到为人生现实服务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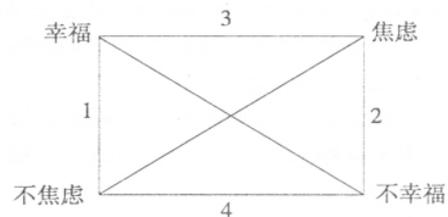
## 二、幸福感是主体对符号自我意义的确认

美国学者诺伯特·威利(Norbert Wiley)在《符号自我》一书中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观点,“自我是一个符号(或者记号),这意味着自我由符号元素组成。”威利对符号自我的讨论集中在符号自我本身,即“探讨自我是如何运作的”<sup>[5]</sup>,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讨论幸福感,而是在主体符号学上着力。幸福感的获得离不开主体,幸福感归根结底是主体的一种感知。伏尔泰有句名言:幸福是由若干快乐感觉构成的一种抽象概念,与我们的理解基本一致。个体对幸福的感知差异巨大,理解也不尽相同。腾刚编了一本通俗读物《幸福是什么:全球 155 位大师谈幸福》,摘录了 155 篇世界名人讨论幸福的文章,每个大师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幸福感的差异源自主体性差异,因而主体符号学必然是幸福感符号研究的理论基础。

幸福感可以定义为:幸福感是主体在符号自我意义被确认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个观点包含如下几层意义:第一,幸福感只能发生在自我内部,他者无从感知。第二,幸福感的获得需要主体积极参与,不能被动获得。第三,自我是三元模式的自我,符号自我的意义确认是幸福感的根源。第四,自我具有滑动性,因而幸福感也是动态的。第五,符号自我分层导致幸福感分层,人类的幸福感是动态分层的。第六,幸福感的前提是满足感,实现途径是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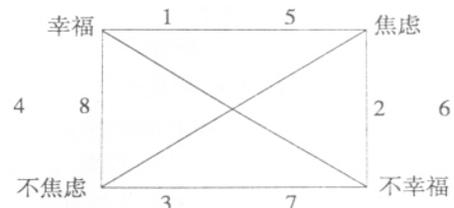
幸福感是一种主体行为,现在通行叫法是“主观幸福感”,被认为可以通过量表测量<sup>[6]</sup>。西方主观幸福感研究大约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研究大约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偏重于实际操作且不成熟。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情感,从痛苦感到幸福感,并不是一条连续的轴线,而是一个多维空间,痛苦感和幸福感都难以做到准确量化,柏拉图对独裁者和王者幸福指数的比较多少带有点玩笑的性质幸福度量最后转化成了对生活质量满意度、心理健康度、心理发展度的测量,实际上仍然是对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满足程度的测量,忽略了成就感和幸福感的符号机制,混淆了满意度与幸福的关系。假如幸福测量切实可行,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它只能测量相对幸福度,不能测量绝对幸福度。即,它只能获知幸福的量,不能获知幸福的质。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若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解释这个问题:



凡人只能在幸福与焦虑之间转圈;福利差、公平感差的社会,凡人焦虑并不幸福;在福利社会或许能做到幸福且不焦虑,但是真正的圣人、觉者、智者,才能做到不焦虑不幸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处于最后一项中的人的幸福质量远远超过前三者。

对幸福与不幸的考察,不应在平面上展开,而应在立体空间中展开。幸福感的实现意味着本轮幸福圈的终结、高一层幸福圈的开始,幸福感沿幸福矩阵螺旋式上升,形成一个矩阵体。



人的幸福感始终沿这个顺序周而复始地循环,但是后一轮幸福在质上优于上一次幸福。也有弄错上下方向下行、幸福质量不断下降的,例如阿 Q。以阿 Q 自己打自己嘴巴得幸福一环为例:阿 Q“赢而又赢”后“兴高采烈得非常”(幸福 1),然

后钱被莫名其妙地抢走后“总还是忽忽不乐”(焦虑 1),阿 Q 用以前的精神胜利法无法使自己摆脱焦虑,“感到失败的苦痛”(不幸福 1),最后自己打了自己,摆脱了焦虑(不焦虑 1),终于感到幸福(幸福 2)。但是阿 Q 获得的幸福的质量却大大下滑,一直下滑到丧失生存权利为止。

幸福感的动态分层论可以用来解释心理治疗的两个基本方法:1. 向下重新定位符号自我;2. 在幸福矩阵体中沿下行方向进行,这是人在没有改变现实的前提下增强幸福感的两个基本策略,是一种消极的疗法。获得幸福的积极方法是向上定位符号自我,在幸福矩阵体中沿上行方向进行,在上行过程中充满更猛烈的斗争、更巨大的痛苦、更强烈的焦虑,但是获得幸福的质量却在不断地超越。向下行的人获得更多幸福的量却不能保证质,向上行的人获得幸福更好的质却不能保证量。自觉的主体自我反思的结果是使自我更多的时候处于焦虑与不幸福状态,即使幸福来临,也维持不久,这是保质不保量的思维,也是思想家的基本生存方式。不自觉的主体常常感到幸福(比如阿 Q),却不能保证幸福的质,因而得不到哪怕是普通人的认可。

也存在在符号矩阵中不能完成矩阵体循环的情况,永远停留在一个平面上打转。这种情况存在十种不同的组合,分为两类。一类是二维模式,一类是三维模式。二维模式包括六个组合:幸福和焦虑;焦虑和不幸福;不焦虑和不幸福;幸福和不焦虑;幸福和不幸福,焦虑和不焦虑。只有三个组合中的人可以得到幸福。三维模式也包括四个组合:1. 幸福—焦虑—不焦虑;2. 幸福—焦虑—不幸福;3. 幸福—不幸福—不焦虑;4. 焦虑—不幸福—不焦虑。在 1、2、3 组合中的人都可得福,在组合 4 中的人永远与幸福无缘,他们最多做到“不焦虑”,老是与幸福擦肩而过。理想、健康的人生模式是在幸福感矩阵体中上行,中间不能有任何缺失造成人生不完善。

### 三、获得幸福感的几条基本原则

#### (一)动态原则

如果承认幸福感是主体对符号自我的确认,那么幸福感降临就相当于符号自我的意义得到解释,主体就不再需要“符号自我”。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一旦意义在解释中实现,符号过程就结

束了。”<sup>[7]</sup>符号只存在于意义不在场处。幸福的降临意味着符号自我被解释,整个符号表意过程也就结束了。因此,幸福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终生的状态,而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有福之人的特异之处在于他永不放弃对幸福的追求,永不放弃对符号自我作纵横移动。

#### (二)比较原则

幸福感不会降临孤立主体。孤立主体不成主体,主体性的建立必依赖主体间性。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这个意思,人不可能独自构成主体,因此也就不可能独自享有符号自我。没有符号自我,也就谈不上幸福。幸福感建立的基础是与他者的比较,符号自我在反复比较中自我调适。比较有纵向比较、横向比较、自我比较等多种方式。

#### (三)交互性原则

比较和调适,调适后再比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对象、自我与元自我均在比较中对话、调整、改变。符号自我的调适也遵循交互性原则,动态原则以交互性原则为基础和前提。

#### (四)现实性原则

符号自我的确认需要有现实作为参照,不然符号自我无法获得认可。幸福感不能纯粹依靠自我调适实现,它同样需要主体在现实中争取、斗争、努力、成功。幸福是一种实现活动,主体通过现实对自我的肯定获得对符号自我的确认,这在本质上亦是交互认知的结果。

#### (五)价值吻合原则

幸福感遵循符号的意图定点规律。符号自我的设定是一种意图定点,符号自我的确认是定点意图的实现。符号自我的定点受价值观左右,存在宽与窄的差别。人类的正面价值主要表现为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因此,人类思想史上的幸福观也主要表现为求真、求善、求美的幸福观。也不排除存在真、善、美之外的价值,幸福感的类型存在多元化形态。人可能受价值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组合影响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符号自我的意图定点,因而人类的幸福感的形态也千差万别,这从哲学史上对幸福的讨论中就有显现。

### 四、有关幸福或幸福感的哲学讨论与符号学的对接

有关幸福的讨论可谓至繁至夥,只要讨论哲

学问题几乎都无法避免涉及幸福的问题,据说关于幸福的定义有几百种“一部伦理道德思想史又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对幸福的诠释史”<sup>[8]</sup>。西方哲学对幸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中一派被称为“快乐主义幸福观”,以昔兰尼学派的阿里斯底波和后来的伊壁鸠鲁为代表,另一派是完善论幸福观,影响更大。德谟克利特强调精神幸福比肉体快乐更重要,苏格拉底强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该理论的集大成者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系统地讨论了幸福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最高善。“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sup>[9]</sup>,幸福不能与其他善并列,而是其自身。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与包括快乐在内的其他善区别开来,将其看作人的终极追求,是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幸福被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加以审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讨论的幸福不是同一个概念,幸福超越了感知的范畴,被看作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是一个伦理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更不是一个符号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定位决定了西方哲学对幸福讨论的主要方向,也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将幸福与人生的终极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

笛卡尔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的道路。“所谓‘生活得很幸福’,乃纯粹是指精神上的十分愉快和满足。”笛卡尔认为,获得幸福需要做理智引导他去做的事,拒绝情欲和贪心,理智地看待事物,并且用理智抛弃他力不能及获得的东西。笛卡尔的结论是,正确地运用理智才能获得幸福。笛卡尔是理性主义者,他不讨论幸福是什么,而讨论如何在理性的指引下获得幸福,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就是要从肉体的情欲中解放出来。

康德对幸福有过很详细的讨论主要探讨幸福与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问题。康德对幸福的基本定义是“对自己的状态的满足”,他把幸福区分为道德幸福和自然幸福两类,意指道德的完善可以使人获得幸福,若把幸福作为目的追求应当是义务,幸福必须是其他人的幸福,“我由此也使这些人的(被允许的)目的成为我的目的。”康德的道德学说不解决幸福的本质与获得问题,而是解决如何享受幸福才合理的道德原则问题。

马克思的幸福论强调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幸福不仅仅是感官的快乐,人应当追求一

种基于自然物欲又超越自然物欲的精神幸福。马克思把追求幸福看作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每个人都在谋求幸福,而这正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动力源泉。个人幸福与人类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每个人的幸福是所有人幸福的条件,个人与整体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获得幸福的保障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既讨论幸福的本质问题,又讨论幸福的获得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理论仍然是在社会学和伦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

尼采幸福论的核心是幸福来自斗争,斗争的对象即以上帝为代表的神权,个人的幸福来自于个体本身的强大。人不需要同情,也不必同情他人。尼采的幸福论与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幸福论划清了界线,他不试图引导人在道德完善中去获得幸福,而是否定道德主义者,强调个人在自我强大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以及从审美快乐中获得幸福,审美快乐是人生所能达到获得的最高境界。

快乐主义幸福观的符号学原理很简单,在符号矩阵体中停留在原点。它的原理是让人始终朝着快乐的方向前行,万佛朝宗,快乐至上,事实上是追求伪幸福,因而多遭诟病。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欧陆哲学对幸福的讨论大都在伦理学的框架之中进行,各家幸福论都是为解决人生观服务,冯俊科对西方古代哲学各派幸福论作过认真的清理,差异和共性一目了然。综而论之,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幸福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符号自我”的定位问题。亚氏的“符号自我”定位是“善”、笛卡尔的定位是“理性”、康德的定位是“德性”、马克思的定位是“社会人”、尼采的定位是“自我本身”。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至为深刻,因为他不但看到追求“善”的符号自我,而且他看到了人获得幸福的过程本身即是幸福。尼采的幸福观解释了幸福是在痛苦的斗争中向上超越而获得的,这与幸福符号矩阵体理论暗合。

直到弗洛伊德出现,对幸福的讨论才开始进入心理学的领域。弗洛伊德没有直接讨论幸福问题,也没有给幸福下定义,但是他的观点是比较清楚的,幸福与无意识本能欲望相联系,人生目的由享乐原则决定,“在弗洛伊德那里幸福与本能的欲望满足是同义语”<sup>[10]</sup>。文明是对个人欲望满足的否定,人类文明压抑本能快乐,是我们大多数不幸的根源,因而人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只能获得一

种暂时的、过渡的性幸福。归根结底,文明与幸福是互相冲突的。人类的命运是必须在文明与本能之间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获得幸福。弗洛伊德理论直接导致幸福心理学的产生,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幸福成为非常热门的学科。弗洛伊德幸福论对幸福感的符号学研究至少有三点贡献:一是解释了人可以在符号矩阵体中通过下行的方法获得幸福感;二是开启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三是能解释“潜在符号自我”。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幸福观体现了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马尔库塞认为感性是幸福的源泉,与弗洛伊德主义保持了联系。他将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发展为爱欲论,理性主义的幸福观与快乐主义幸福观在马尔库塞那里得到了有效的综合。马尔库塞的理论修正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也能有效解释符号自我的生成。

存在主义者对幸福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个人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幸福与人类整体的幸福不可分,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认为个人是一个能够安排自己幸福的独立的存在物。存在主义的幸福观是一种主观的幸福观,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对个人幸福的绝对主宰,是尼采幸福观的继续与拓展。

在西方 20 世纪学术的四大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均在自己的领域内探讨了幸福问题,而且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但追求幸福的途径相异。

形式论偏重于技术分析,多不涉及幸福本质或幸福获得方式的探讨,最有可能探讨幸福问题的符号学也很少涉及这一领域。索绪尔、卡西尔、皮尔斯、巴赫金等符号学开创人物在著作中均不讨论幸福的本质或肌理问题。符号学研究意义的生成、传递与解释,而不解决人的生存目的问题,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格雷马斯说,“人类世界本质上可定义为意义的世界”,即追寻意义是人的本质,所以人必定也会追寻人自身的意义。既然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即追寻、传递、解释人生的意义,那么作为意义学的符号学就不可避免幸福问题。幸福问题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之一。(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五、结论:幸福感符号研究的意义

幸福感符号研究是经典符号学的具体运用,解决人生意、目的等重大问题,它是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的重要分支,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现代人的精神救赎意义重大。现代人在享受消费时代丰裕物质文明的同时,又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焦虑,幸福感下滑导致精神病症增加,已然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卡夫卡式噩梦成为现实”,赵毅衡认为现代人的痛苦源自持久的自我危机,“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过多,过于复杂,身份集合不再能建构自我,它们非但不能帮助构建稳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自我危机是现实问题,符号学或许能够帮助自我重建,找到自身的精神核心。故而,幸福感符号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另一方面,亦应对幸福感符号研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主体性尚未讨论充分之际,幸福感符号研究将面临很大的困难,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而且可能不会有终点。

### 参考文献:

- [1]格雷马斯. 论意义:下[M]. 吴泓缈,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229—252.
- [2]Jay Meddin; Symbols, Anxiety, and Ritual; a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80. Vol. 4. p251—271.
- [3]Shands, Harley C. The Goblin Bee: Anxiety in Relation to Poetry, Physics, and Semio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1986. Vol4. Issue3, p1.
- [4]Xie, Shaobo. Anxieties of Modernity: A Semiotic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Images in China. Semiotica, 2008. Vol 170. Issue 1. P153—168.
- [5]诺伯特·威利. 符号自我[M]. 文一茗,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1.
- [6]刑占军. 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7]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8.
- [8]于晓权. 马克思幸福观的哲学意蕴[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3.
- [9]孙英. 幸福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 [10]杨恩寰,陶银骠,陆杰荣. 弗洛伊德——一个神秘的人物[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208.